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政法

纪念版

对劳动的迫害 及其救治方案

〔英〕约翰·勃雷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对劳动的迫害 及其救治方案

或

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

〔英〕约翰·勃雷 著

袁贤能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英)约翰·勃雷著;袁贤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政治、法律、社会学)

ISBN 978-7-100-13065-3

I. ①对… II. ①约… ②袁… III. ①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英国 IV. ①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228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或

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

[英] 约翰·勃雷 著

袁贤能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065-3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8 1/8

定价:36.00元

J. F.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OR,**

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London)1839.

根据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 1839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志,不改初心。

选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目 次

原序.....	1
引言.....	5
第一章 人类所受的迫害及其根源	13
第二章 关于社会和政府的基本原则	26
第三章 个人与国家繁荣所必需的条件	42
第四章 忽略基本原则的后果	60
第五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级对政府的负担	75
第六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级对社会的负担	92
第七章 现在所坚持的各种救治方案的无效.....	110
第八章 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特征.....	125
第九章 制度变革中所存在着的困难.....	140
第十章 货币的性质和用处.....	159
第十一章 一种社会运动的一种纲要.....	179
第十二章 现在的制度和财产共有制度的对比.....	205
第十三章 政治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变革的两种态度.....	225
结语.....	245



原 序

无论在什么时候，倘使在人事里边有了任何一点危机，一定有一些人，不待你去请教，就会像教士宣道一样，谆谆善诱地，将现在的一切粉饰得好好儿的。他们对于现存的制度和行动方式的革新运动，总是要不遗余力地而且诡计多端地予以打击；并且对于明白的人是用理智去说服，而对于怯懦的人则用恐吓的手段使之不敢作声并且还乖乖地忍受所加于他们身上的一切灾祸。这些恐怖分子们，既然是属于同一的阶级并且又抱着共同的目的，所以就都有了一种企图，要使人民相信现在的一切，几乎都是好到不可能再好的地步了——凡是他们所忍受的区区灾祸，都是人类生存的必然后果——他们替政府所负的重担，是可以用一步一步的和不知不觉的改善方法来减轻的——现在社会的阶级高低所引起的贫苦的和受压迫的人们所以如此不满的情绪，本来就是常常存在着的，所以在任何时候，也是必须存在着的——并且各生产阶级要想干预这种“自然的社会设施”来改进他们自己，一定是会遇到最不幸的后果。

不管这些人民的朋友们的贤明的忠告和忧郁的预言是怎样的，人民群众却是一直不停地尽了他们所有的一切力量，通过政治的会社和各种行业的工会，来改变现状，并且要替他们自己保留着



每年都是循着现存惯例从他们身上取走的大量财富。可惜各生产阶级的人们,因为在主观上觉得正义是在他们这一方的,所以一直只认为目的是比手段要紧;并且迄今尚未达到目的的理由,也只不过是因手段没有准备好的缘故。人民群众早已就在争取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平等,是可与理性和正义一致符合的,或者也可以不一致的。倘使是不一致的,那么就会有一班人,因为他们的普通权利和特殊权利是在平等的幌子下被人民所侵犯了的缘故,一定会将人民群众的无知和过失,一一都揭露出来的。但是这样的权利平等,倘使与人力所不能转移的有关真理和正义的原则是一致的,那么人民群众就将义不容辞地、全盘地和不容迟疑地来争取它的;并且也不宜一点一点地向人恳求那些应该是毫不犹豫地立即移交给他们的东西。

在政治问题上所存在的意见分歧和在单纯的政治平等方面所见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仍是需要更多于已经提出了的证据,以便决定任何一种特殊的政府救治方法的效力,是否能够达到其所欲达的目的。生产阶级的第一大目的,就是要,凭一种从基本原则出发的推理和用一种以理论与事实作基础的严格比较,获得这样的证据和一切对于社会变革的要求的前提。倘使他们对于原则的知识一直不是这样缺乏的话,那么现在对于很多在枉费力气的申冤雪恨的奋斗中已经受到摧毁的强大政治和各种行业的联合组织的命运,他们也不必去痛哭哀悼了。除非人们能将一切原因都找出来并且都消灭干净,人们就永不能逃避一切后果的。无论我们用这种研讨所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或者是关于某几种政府改革的优越性方面的,或者是关于现在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是否适当方面的,



我们的这一番探讨对于真理总是有贡献的。我们对于没有人知道和不能解析的东西在暗中摸索的无知行动,亦常凑巧撞到了多年的辛勤和有一贯计划的努力所不能发现的真理。

凡与政治的或社会的变革是休戚相关的,不管是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或者是从将来的远景来看,社会上就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比生产阶级与政治的或社会的变革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也没有其他一个阶级是这样迫切地要负起寻找真理和顾到将来的使命。生产者正像经济学家们所说一样,因为是临于“在生存的边缘”,亦即,正像他们之中成千成万的人一样,生存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之中,所以他们对于冲打或撞击现在社会设施——政治方面的或商业方面的——的暴风雨,只好百依百顺,并且他们所处的地位正是适当其冲。任何一种情况,既然要影响到某一阶级,也就要以加倍的力量立即就反影响到生产阶级身上——社会的任何部分,凡是受到任何一点损失的,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阶级来弥补的。生产阶级的人们,既然是落在这样的处境中和地位上了,所以一切都得仰赖那些对于他们是毫无一点同情心的人与阶级了,当然他们也要自作决定,到底要不要设法改善他们的现状并且还要找出到底什么是达到改善目的的特殊有效手段。每年和每日的经验就告诉他们,虽然他们对于造成现状的主导原因的知识是受到限制,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并不少于那班一直就自命为监管和指导他们的人。盲目服从已成的权威和习俗的时代,已经是在消逝了;因为一切重要的事件,凡是人所知道的,都已足以说明一般统治阶级,对于这些日益昭著的伟大真理和原则,根本就不能有所体会,并且也完全是应付乏术,指导无能了。



倘使生产阶级希望能够一帆风顺找到一种救治良方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在足迹没有到过的道路上进行,而不为这样孜孜不倦地一点一点灌注到他们心里的观念所束缚,以为他们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并且现存的习俗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生产的人们,作为被有钱的统治阶级所压迫的人而论——姑且不论他们现在的地位就是贫困的被统治阶级——对于已成的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可以置之不理:他们只须决定是否能够将一直使他们贫困的社会整体以及因为他们的贫困而压迫他们的政府部门都改变过来就好了。至于那种必需知识的获得,只能是立即求之于各种基本的原则了。在一位作了种种努力来支持现在的制度的人的话里边,我们现在的处境也正是“这样的情形,倘使人民能看得到的话就是为了在原则上运用信心”。在最近的将来仍旧还是黑暗的和变幻的,而最后的命运却已注定是光明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真的和唯一的智慧呢?不要向云雾和四围的密林东望西望,也不要呆立不动地害怕路上将发生不测之灾;而是要从伊甸园的大门后边一直看到天堂的大门前面,并且要紧紧向前靠拢,抓住一定的将来才是。一个人在他的政治生活里边,正像在他的道德生活里边一样,在堕入愚昧无知和他的判决易于迷误的时候,就应全心全意照着一切的原则去做,才是万全之计;于是他就可以不因敌对的力量而受到压迫,不因不测之灾而感到威胁,不因沉重的负担而失足。



引 言

“并且当这些事情即将来临的时候，就向上看罢，并且抬起你们的头来；因为你们得救的时候就来到了。”

倘使观前可以知后，倘使时代的讯号已经作了大乱大变的警报，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就无可置疑地对我们作了一个说明：强权与公理的最后冲突的时候就将到了。让四千年来人类所受的迫害来证明，现在就是这桩事情发生的时候了；让劳动人民的千千万万的受逼难的儿女们的苦痛来证明，现在他们就要使他们的羁绊终归消灭！

按照一切的事理来说，有果必有其因，虽然有的因是隐蔽着的，或不易发觉的；而且在一切的原因中，其最主要者莫如那些原因：就是这些原因，它们产生了普遍的贫困与不满，现竟遍及整个的世界，而且在那些自称为文明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各色各样的改革方案，虽然也已经一再提出过了，试行过了，和推翻过了，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对于这种反常的社会情况，根本是无法改善的。以往的种种失败只能表明整个的世界——世界各国及其政府——对于蹂躏人类已有这许多时代了的绝大罪行的根源与性质，简直还是全不知道。

在地球上的一切国民之中，联合王国的人民乃是受害最深，而



且应该是最需要救治的。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不信任和不满意的情绪。社会上没有一个阶级是平安无事的,而且都有一种忧虑不安的感觉——一种噩耗或变革的预兆——渗透了富人和贫民——蹂躏者和被蹂躏者——的胸怀。

不管社会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它是不能有所异于现状的,无论是从它的组成各部分的性质来看也好,或再从久已就在这些部分上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情况来看也好。总之现在的情形,对于横行无道和专事勒索的人们来说,确要使之惊骇失措了;但是对于一般正人君子和勤劳的人来说,不论他们是在什么地方,绝不会见到前面有什么可使他们恐怖的事情。

生产阶级的人们,在千方百计专为他们着想的各色各样的救治方案之中,都被弄得迷离失措了。他们所有的救治方案,就数目论,并不少于他们所受的迫害——满可以一比一,但是大多数的救治方案都是没有一点用处;因为它们都是仅仅根据一时所遇到的情况,并不根据有了广大基础的大原则而来的。今年的对症良方,到了明年,就无济于事了;因为用这种良方来治的病症,或者已经转移阵地,或者已经变成是次要的病症了。

我们所需要的,绝不是单靠政府的或某一特殊的救治方案,而是一个普遍的救治方案——一个可以用在无论大小的一切社会罪恶与病症上的方案。生产阶级的人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永无止息的劳役——他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被逼迫的无所事事——他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的穷困——他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的困苦,愚昧和过失,一切就因那样的劳役,那样的无所事事,和那样的穷困所造成的。



虽然这样的一个救治良方,似乎是很难找到,可是今后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一切科学现在还是未臻完善,尤其是一切科学中的政治学,亦即人类管理的科学,虽然是4 000年来供人公开检阅的巨著,可是人们对它是最不了解。人类进步如此迟慢的理由,就是因为政府的形式(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社会的制度,和社会的状态等都是持续不变且使继起的后代都承继了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人们通常总不去追求事物的基本原理:他们都是就其所见所闻,来了解这个世界,并且只能看到他们自己国家当时的社会状态,政府的形式,或宗教信仰。但是人类智力的幼稚时代正在消逝,人类的思想将要飞黄腾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倘使人们的视线常是限于欧洲的里程碑,那么新大陆美洲就仍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们必须勇敢地越过包围我们的既成事实的界限——这种界限使人坐井观天,只知智力和体力生活的较低劣部分罢了——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并且获得那个理所必然,势所必至,又大又美的人类乐土。

其他一切科学只不过是政治学的阶梯罢了,它们都是能够增进一个人的知识,无论是有关他自己的,有关他的各种能力的,和有关他对外界事物所处的真确地位的知识。倘使一个人的心有所遵循,那么一切的事,哪里会有做不成功的呢?还有什么具体的事物,能有更伟大力量的属性呢?可是还有什么东西是更为软弱可怜的呢?我们可以与天文学家在宇宙里飞腾,并且看看各个的太阳系及其所属的诸行星和卫星,沉重严肃地在无限无边的太空中转动;我们也可以同地质学家回到有史以前的时代里去——那时我们的地球在空间里占着一个不同的位置,居处着形状不同于现



仍存在的各种生物,还不知有人存在,更不知他的种种罪恶和种种愚昧的行为;我们可以同历史学家一直前进,从过去人类有记载时开始直到现在为止,并且可以在自有人类以来就给人们带来灾祸——使世界成为一个大屠宰场沾满污秽齷齪——的种种信仰制度和政府形式之下考察人类;我们可以同化学家一样来分解具有物质现状的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链条,并且可以从这一堆残物里产生新创的东西并予以新生的性质和形状;我们可以同解剖学家和哲学家研究肉体 and 心灵的存在并考察精神与物质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外界情况对于它们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色各样动作,并且能够发现此种动作的各色各样的动机;我们似乎可以重温过去时代——我们自己曾犯过罪,也曾对犯罪者作过审判,并且也曾作过判决。我们既然这样地,有了一切从过去的时代以来,就累积起来了的知识与经验来做向导,并且有了从一切过去的时代从来就累积起来了的错误和苦难来作警告——我们已经受了历史精神的感染,同时还很熟悉历史的事实——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是没有准备而不能达到目的呢?

人类的一颗不倦的心永无止息地在寻找着至今尚未寻到的东西——幸福。虽然这一个一切人类努力的最为归根结底的目的迄今尚未达到,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裹足不前,坐以待毙。人身的组织的完美是可与他所知道的任何动物相比的,但是他的智力却是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动物。倘使人类所有的力量和属性,竟无法除去这许多时代以来人类世世相承的苦痛和不满,那么在和谐协调和日臻完善的造物间,就有了一个不应有的缺陷了。要说在快乐的宇宙间只有人类是命该悲伤和吃苦的,那是对上苍



和至善的万物主宰犯了卑鄙毁谤的罪行！

倘使人是不能进步的动物好像在他四围的走兽飞禽一样，倘使他只有固定的和不变的本能而没有进步的和能够逐步提高的思考，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也就不必去改变了。人类的社会从开始到现在必将是一色一样的了；并且在人类存在的时候必将保持着一致不变的状态了。但是人类不能是这样不进不退的；他是一个会思考的，所以亦是一个会进步的动物。凡是一代的知识和经验都能传至下一代的；而且正像一个40岁的人必定比他在20岁的时候有了较多的知识一样；所以整个的世界，自有人类之后又再过了4 000年的时候，其所累积起来的知识必较只过400年后所得的知识为多，知识只不过是累积的事实；智慧乃是一种技术将这种知识应用在一个真正的目的上去——促进人类的幸福。虽然人们可以有很多的知识而无一点智慧，但是缺乏知识者则必缺乏智慧。现在这一代是有了4 000年的累积经验和知识可以发掘；所以这一时代的人们，因此能够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方面，比起以前的任何一代，确是能够做得更高明些。

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如此，并且他的能力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考虑一个社会变化正像一个政治运动一样，无须惊惶失措。倘使一个社会变化是巨大的，那么所要铲除的病症也一定是顽强的。在整个宇宙的任何一处，从最巨大的行星到单独的原子，都是永不止息地在变化着的——静止的东西是没有的——不进不退的东西也是没有的；所以说种种政府制度都不需要改革——社会制度不需要改变——那是荒谬绝伦的说法，正像一个成年的人还说他须穿上他在襁褓时所穿得正好的裹身衣，并且在成年之后还爱玩玩



他在幼年时所爱玩的玩物一样。

社会的各种形态和政府的各种形式都是由于世事变迁所强加于人类身上的；并且某一种社会形态和某一种政府形式，只能在某一国家的历史中的某一时期内存在，而且能适合当时的需要，但是到了后一时期，那就不容再存在了。难道现在还有什么人情愿回到带着那种样儿的社会形态，和那种政府形式以及那种信仰制度，正像当时存在于大不列颠的特鲁依特人(Druids)或罗马人(Romans)，或撒克逊人(Saxons)，或诺曼人(Normans)的时候一样么？现在有什么新教徒(Protestants)还愿意使旧教(Catholicism)最光荣和有势力的日子及其对殉道者的鲜血用迫害的烙印去烤干的日子再复活么？一切这些变化就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进步的表现；而且它们都是来得很自然并且是不可避免的，亦非政府或个人所能控制的。旧教是承继异教(Paganism)而起的，新教则来自旧教之后的，并且现在还有对新旧二教另倡异议者的；并且由这些变化带给过去的人民的一切罪恶，正像刻已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苦难一样，完全都是因为执掌大权的人们滥用职权违反天命之过，而他们对于属民则不许逾越一步。并且一切的财宝都浪费尽了，并且一切人类的鲜血都流尽了，一切的迫害，和刑罚以及一切作乱罪行的发生亦无非是要人类及其制度不得前进——试问以上一切有否达成其所欲达的目的呢？让我们到历史里去找解答罢——从现在的日子起一直看到我们的一切祖先的日子止，试问在那许许多多旨在阻碍改革的强有力的企图之中，有那一个是成功了的。

自有世界以来，人类还未曾有过一个时期，好像现在一样，可以有了好好的准备来改变社会的组织；并且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好

